



“悦”遵义·名家看遵义 阿来

十二背后(下)

我这么想象时,望着天坑四壁上的绿色植物,和天坑上方的天空。那是一方狭长的、边缘柔和的空洞。一条天青色的空虚。我拍下这狭长条的淡蓝天空,发到微信里。反应马上就来了。有朋友直接引《道德经》:“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阴阳嘛,阴阳割昏晓嘛。阴阳是东方智慧中一种整体性把握。

然后起身,沿曲折的梯步,到另一个洞,天坑出现前原本就连为一体的洞。

现在,两者相距几百米远。这段距离长满茂盛的植物。相当多种类的蕨与苔草。还遇到一种特别的竹子,刺竹。顾名思义,竹身有刺。

使地穴塌陷为天坑的该是一场地震吧?是地层猛烈错动才使洞顶崩塌的吧?不然,不能解释天坑两端两个洞口间近百米的落差和那些整齐的断壁。我们乘电梯上了断崖,到达另一个洞口平台上。

我把手抚摸一下柱头,但终究没有,我怕这一伸手,抹去的那点乳浆,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水蚀空石头,同时,水制造石头。旧的石头,变成新的石头。几个小时时间,在洞穴中,粗览了几亿年岩石的历史。

出了洞,就是光,是草、树、云、人。鸟飞,虫鸣,风吹。出了洞,又回到了人类时间。一天,一夜,一月,一年。

洞口就是一道水的飞帘。站在那里,任水沫扑面,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飞梯绿云中”,“珠箔悬银钩”。

还发现水雾中两种植物绿光闪烁。一种开黄花的凤仙,一种开白花的梅花草。都密集地簇生于岩壁上面。既然洞中行程已完,虽然警告过自己不要过分痴迷于植物分类,还是不由得俯身用手机细细拍摄,用了微距,用了广角。

又在手机上查出其种名。梅花草因子房膨大为心形,故名鸡心梅花草。

凤仙花通身略略泛红的黄,却在长距和唇瓣之间,簇着翡翠绿的萼片,故名绿萼凤仙。奇的是这凤仙的长距,在

装修工作。还是水,天无三日晴的贵州的雨水。天水落下俘获了空气中更多的二氧化碳,渗透进地表,溶解洞顶岩石中的碳酸钙,渗出洞底岩层,滴滴下坠,又是多少个万年的工夫,造成一个细腻光滑的钟乳石世界。用钟乳石吊顶,用钟乳石挂壁,用钟乳石镶嵌深潭的边缘,在空间最阔大处,用钟乳石制造廊柱。造帐幔、造灯台、造凳、造慢动作的水滴计时器,不是人间倏忽即逝的分秒秒,而是缓慢之极的地质时间。我数了一滴水,晃悠悠悠,从聚拢成形,到下坠开出一朵水花,发出一声滴答,一共用了三十多秒人类时间。这滴水在造一根上下衔接的柱子。这根柱子的造成,至少还要好几个一万年。也许比人类学会用火,到今天可以用火冶炼各种矿物,用火烹制各种食物的时间还要漫长。

我想伸手抚摸一下柱头,但终究没有,我怕这一伸手,抹去的那点乳浆,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水蚀空石头,同时,水制造石头。旧的石头,变成新的石头。几个小时时间,在洞穴中,粗览了几亿年岩石的历史。

出了洞,就是光,是草、树、云、人。鸟飞,虫鸣,风吹。出了洞,又回到了人类时间。一天,一夜,一月,一年。

洞口就是一道水的飞帘。站在那里,任水沫扑面,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飞梯绿云中”,“珠箔悬银钩”。

还发现水雾中两种植物绿光闪烁。一种开黄花的凤仙,一种开白花的梅花草。都密集地簇生于岩壁上面。既然洞中行程已完,虽然警告过自己不要过分痴迷于植物分类,还是不由得俯身用手机细细拍摄,用了微距,用了广角。

又在手机上查出其种名。梅花草因子房膨大为心形,故名鸡心梅花草。

凤仙花通身略略泛红的黄,却在长距和唇瓣之间,簇着翡翠绿的萼片,故名绿萼凤仙。奇的是这凤仙的长距,在

末端自卷成一个圆圈,故民间有俗称唤作金耳环。如果有当地女子穿了当地的短摆青衣,把这凤仙当耳环佩上,想是好看。

该离开了。坐汽车去遵义乘动车。经过一个地方,名字与植物相关:旺草镇。这至少说明了此地人生活与植物的关联。当时就想,有没有更多的地名与植物相关?

在动车上用手机打开绥阳地图,居然发现那么多与植物相关的地名:茅坪镇、黄杨镇、枫坝镇、青杠塘镇、蒲场镇、茅盖顶、茅盖峰、岩岩藤、茶坪和管湾。如果有一张更详尽的地图,相信这个名单还可以延伸。好一个蕨萑繁茂的植物大世界!

用洪堡的话说,这就是人类用直接经验认知的“自然最宏大的面相”。

列车高速行驶,很快就冲出了灰白岩石构成的峰与岭的包围,冲下了喀斯特地貌的贵州高地,由东南向西北进入了四川盆地。眼前,一座座覆满了松与柏、桉与桉的低缓丘陵,间或露出的岩壁变成了赭红色。和黔北的那些石灰岩一样,这种红砂岩也是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在水底沉积而成。只是更容易风化为泥土,如此才造成了物产更为丰饶的四川盆地。1872年,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从秦岭南下,深入四川盆地,就注意到这种布满整个四川盆地的红色砂岩和由其风化而成的沃土,在其著作《四川记》中将其命名为红色盆地。他注意到,这个盆地,靠这种砂岩风化的沃土,靠西部高原发育的河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展出成熟可靠的灌溉农业。

列车飞速行进,穿行在盆地中央的丘陵地带,一条条江流蜿蜒相伴,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赭红色的岩石不断露出一个个纹理鲜明的剖面。

动车停靠大足站。大足,由唐至宋,在十数处易于雕凿的红砂岩上,开造了众多石窟、众多佛菩萨造像。在这里,佛教造像终于完成了全然中国化的过程。佛教的时空观念更加宏观,与世界相始终,一个劫也就相当于一个地质上的时间单元。而人的存在只是一弹指,生命的绽放只在须臾刹那之间。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去川西高原。机翼下,高原夷平面上众多的海子在初升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最近一个冰期结束时,高原顶部的冰川化为流水,却把怀抱中巨大的花岗岩石一块块遗落荒原。

我下了飞机,踩着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草甸,穿行在这些犹如远古的巨大冰漂砾间。这些石头比黔北的石灰石,比四川盆地中的红砂岩坚硬多了。它们不是在水中沉积而成,而是火山喷发,将它们从地下带到了地面。花岗岩迎着阳光的一面,云母的薄片和石英的晶粒银光耀眼。那是大地一种隐秘的语言。

攀上一块巨石东望,浮云如絮,蓝天深远。

在这个地火造成的岩石世界,一切都凝固无言,汪洋之水造成的四川盆地渺不可见,更东边的十二背后的喀斯特世界渺不可见。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与我同在,在同一个地球,由宇宙的伟力推动,在幽深阔大到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缓缓旋转。

在十二个月的背后,在黄道十二宫的背后,在十二个宇宙洪荒的背后。在众多的水成的火成的岩石背后。

(发表于《十月》)

阿来 藏族,1959年出生,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出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成都物候记》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大河源》,电影剧本《西藏天空》《攀登者》等。

名城诗坛 田应刚

公园即景 (三章)

银杏叶

银杏叶落在草坪里
落在孩子们的身边
天空似乎更生动了一些

银杏叶和孩子们
互不干扰
他们各玩各的

一阵风吹过来
银杏叶扭扭捏捏
依依恋恋

似乎不想离去
似乎还想在绿草茵茵里
和暖暖的霞光
多耍一会儿

樱花

樱花铺满了小路
挤挤攘攘的
像没有融化的雪
也像绵软软的丝绸

风走了 雨走了
樱花没有走
樱花的馨香没有走

生长樱花的枝条没有走
穿梭在枝叶间的鸟儿
也没有走

它们叽叽喳喳的
似乎要用清脆的歌声
挽留一下
匆匆忙忙的日子

鸭子花

不清楚这株鸭子花
是怎么跑进来的
又是怎么挤进
一排树的中间

可以清楚的是
它不是作为景观培植的
景观植物都有庞大的家族
比如旁边的玫瑰与菊花

可以清楚的是
这株鸭子花长大了
那些树没有排挤它
那些花也没有笑话它

那群可爱的孩子们
还对它
露出难得的微笑

还可以清楚的是
鸭子花开花了
花朵粉白粉白的

几只蜜蜂和蝴蝶
正在浅黄浅黄的花蕊里
忙个不停

现在,我们再次进入洞穴,看水的创造。

也许是水在创造前一个洞穴时,觉得工程推进得过于粗放,只是急于造成地下复杂而巨大的空间,却没有在局部做精细的打磨。所以,巨洞造成后,水在这里继续从事精细的

李光辉

小九九 (外一首)

在数九寒天
如果你以加法来计数
就会让整个冬季
显得有些漫长

如果背着九九乘法口诀
来计算冬季的日子
你会发现
时间过得真快

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九九以外
你还可根据自己的情况
打一点小九九

比如在下雪的时候
你可叫上亲友
在松软的地面上
打一场雪仗

比如在加班的时候
你可放下活计
在僵硬的椅子上
打一个瞌睡

娇耳汤

医圣或许知道
一个娇耳
含有的热量
是多少焦耳

因为他亲自研制了
娇耳的配方
成为那个时候
治疗耳部冻疮的良药

娇耳以羊肉为馅
以药材相伴
在热汤的怀抱里
发生了奇特的反应

那些父老乡亲
纷纷吃下娇耳
浑身便发热起来
耳朵便暖和起来

从此以后 冬天不再寒冷
从此以后 耳朵不再娇气

吴明泉

栽洋芋

寒冬里 暖阳倾洒光芒
为褐色土地披上梦幻衣裳
我俯下身
于暖阳中种下洋芋
种下希望的诗行

风 在远处徘徊
暖阳轻柔 将我的影子拉长
洋芋种裹着暖暖的梦
投入泥土的怀抱
等待命运的交响

这冬日的暖
是希望的温床
让沉睡的种子不再迷茫
我用粗糙的手翻开泥土
如同打开岁月的密藏

栽下洋芋 也种下期待
在暖阳的注视下静静守望
想象着它们在黑暗中萌动
似蛰伏的梦
即将展翅翱翔

田边的枯草
在暖风中轻晃
像是在为这场播种吟唱
冬日的暖阳抚慰着每一寸土地
也温暖我心底的渴望

或许 生活会有风雪阻挡
但此刻的暖给足力量
待到来年
洋芋花开漫出芬芳
绽放出最美的模样

黔山文评 黄月

在烟火人间打捞生命的诗意 ——浅论仁怀作家阿胜散文的乡土书写

当仁怀作家阿胜所著《独佳记忆》如一道犁铧划开记忆的冻土时,我终于懂得,这部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并非简单的往事陈列,而是一场以文字为镐的深层精神勘探。

这部散文集以土地为经、以人伦为纬,在氤氲的炊烟与湿润的泥土气息中,编织出当代乡土文学特有的生命肌理。作为追随阿胜文字四年多的读者,我始终震撼于他举重若轻的叙事智慧——那些看似平实的文字里,分明奔涌着磅礴万千的生命力量。

在《母亲的早烟》里,每一部分结尾都以“这个秋天……”的句式作结,四个“这个秋天……”的反复,合在一起又是排比句,俨然构成一部微型编年史。

从“没太在意”到“没能接走”,从“也许能过”到“终究没等”,时间在烟袋锅的明灭中坍塌成命运的寓言。当母亲说出“死并不可怕”时,早烟已不再是简单的嗜好,而是农耕文明里倔强的生存哲学:就像土地永远需要犁铧的撕裂才能孕育生机,这位农妇也在吞吐间完成了对苦难和病痛消解。阿胜的笔触是克制的,但那些藏在标点褶皱里的叹息,却让每个有过至亲衰老到死亡经历的读者,都听见了命运沙漏的声响。

这种扎根土地的叙事特质,在《杠上一条狗》《在红土地上当“地主”》中愈发鲜明。当城里人还在讨论“诗意栖居”时,阿胜早已在犁沟里找到了更本质的生命韵律。他

写与“钉子户”的冲突,笔锋总会在剑拔弩张时突然转向:或许是檐角滴落的春雨,或许是田埂新发的野菜,这些灵光乍现的闲笔,恰似农人劳作间隙抽的那袋旱烟,在粗粝现实中辟出一方诗性空间。这种叙事节奏暗合着农耕文明特有的生命智慧——再坚硬的现实,也会在土地的包容中变得柔软。

阿胜的散文最动人处,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在场者”的体温。《育儿日记》里尿布与诗集的交响,《高考前跟学生一起醉一回》中粉笔灰混着酒香的瞬间,这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场景,经由他举重若轻的转化,都成了透视生命本质的棱镜。特别是《父亲的笑容》中那个“用皱纹酿酒”的细节,将

中国式父爱难以言说的深沉,酿成了可供世代品咂的文学醇香。这种写作姿态,恰似他笔下的荞麦——既贴着泥土生长,又始终昂首仰望星空。

合上书卷,雾都窗外的城市霓虹与纸页间的早烟雾霭悄然重叠。在这个加速狂奔的时代,阿胜用他的文字构筑了一座精神的磨坊:那些被现代性飓风卷走的农耕记忆,那些散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伦理温情,都在他的笔下重新获得了重量与光泽。《独佳记忆》与其说是对往事的打捞,不如说是为漂泊的现代灵魂提供了一剂乡愁的解药——当我们触摸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触摸到的何尝不是正在消逝却又永恒的乡土?



官仓柿子红 盛朝友 摄